

碧血丹心平藩传

序

有死君，有死国。弘演纳肝，王蠋绝脰，死君者也。死国之事，含义较广。稽之往史，宋明之季，死国者众而且烈，斯盖民族存亡所系，与所谓君臣之义，易姓改朔，稍稍殊矣。宋之岳忠武、文信国，明之于忠肃、史阁部，皆于民族垂烬，神州陆沉之际，奋起努力，以与异族抗。岳公于公，皆不死于前綏，而死于冤狱，悲惨壮烈，尤同为后世所悼痛。近顷文君公直编《碧血丹心》一书，叙述忠肃故事，体虽演义，而文则详于正史，姜君侠魂从而为之评，以旧史料为新小说，相得益彰，其两君之谓乎？昔褚人获作《精忠传》，抒写岳公忠义，至今妇孺贩竖，鼓书弹词，演者听者，不自知其歌泣之何从，信夫扬先烈之光，作民族之气，小说之力，较正史为大。忠肃死，而其沦浹血气，耿耿忠烈之精神则不死，然则两君之力亦伟矣哉！

民国十九年五月，三原于右任叙于沪寓，时则我东方天竺民族之领导者甘地就捕之后五日也。

第十二章 欺稚诱愚装魔作怪 扶危救厄剑胆琴心

话说徐季藩看好房子，店家送过茶水，自去招呼生意去了。徐季藩掸了身上灰尘，洗盥过了，便也走出房门，到走廊上来，故意的踏着方步，踱来踱去。往返了几趟，忽地装出惊诧情况来，向那少年道：“相公尊姓？贵府哪里？”那少年向徐季藩上下打量一番，想待不理他，到底年轻脸薄，只得答道：“在下姓石名亨，渭南人氏。”徐季藩见他并不回问，便又搭讪着问道：“相公可是由南边回府去？”石亨淡淡的答道：“因为有些小事体，要到宣化走一遭。”徐季藩故意叹了一声道：“贫道云游天下，三十年了。南北十三省，也都走遍了，却从没见过相公这般的华贵骨格！就只可惜一宗！”说着故意收住不说，又长叹了一声。石亨心中有事，听了不免心中暗惊，忙追问道：“在下不敢望富贵，只不知有什么凶险？道爷可肯指示迷津么？”说罢，双睛觑定了徐季藩，待他回答。徐季藩知道有些意思了，便悄说道：“此处来往人杂，请相公到贫道下处屈坐些时可好？”石亨想：“他们江湖上僧道是最可怕的，不如邀他到俺房中去坐，要是他不怀好意，也免得着他道儿。想罢，便反邀徐季藩到自己房里坐谈。徐季藩听了正中下怀，心中暗喜，口中谦逊了几句，便跟着石亨进了上房。那姐儿，也随着进来了。

石亨让徐季藩坐下，亲自斟了一盅茶奉过，便问徐季藩的道号？驻鹤何处？徐季藩一面接茶逊谢，一面答称：“道号非非道人，现在大名霞明观住持，因为募化三清殿工程南下，路过此地。”石亨接着便问：“道爷先时说的甚事可惜？”徐季藩先指着那姐儿问道：“这位是相公何人？”石亨道：“是舍侄女石瑛，道爷有话但讲不妨。”徐季藩便故意装出满脸正经，郑重其事的说道：“相公天庭开朗，五岳停匀，兼之眉呈八彩，贵不可言！只可惜现今颡下无须，微嫌不足。请问今年贵庚几何？”石亨答道：“贱造是属羊的，辛未六月初六日未时生。徐季藩听了，猛然一拍炕几，瞪目摇头叹道：“可惜、可惜！贫道一见尊容，便耽着心事，惟恐今年是十七岁，不料果然！这也是贵人福厚，所以得遇贫道。贵造属金，论尊相也是金形人，今年却正逢火年。金火相克，流年已大不利。加之如今正走天庭运，额头平凹，下少帮扶，太岁当头，流年相尅，自是生平一个大厄运。照相说，相公休要见怪！堂上椿萱早谢，骨肉分离。少年更多坎坷，一直要到须长过腹，便是出将入相、位极人臣之时。如今气色不开，眼角有黑气，恐怕手足间有大变故，还要连累相公脱身不得。”徐季藩一面说，一面偷眼看石亨的神色就机说话。见他初时默默的听着，渐渐的露着惊疑，后来竟脸色都转变了，知道已说着了，正要再放一篇大言，结实吓他一下，不料那坐在一旁的石瑛听了，竟进出眼泪来，站起来，向徐季藩连称“神仙！……俺这叔父，便是为俺父母，险些送了性命。”后来又为俺，几乎不得脱身。如今正想回乡遁迹，不想还有凶险，这教俺怎生对得起叔父？”说着竟硬咽起来。石亨也长叹一声，低头不语。

徐季藩心中暗喜，想着这机会不可错过，便道：“石相公有甚冤苦？能不能告诉贫道？贫道修道数十年，颇知理数。相公何妨说出，彼此参详，看可能解脱？”石亨叹道：“道爷说俺的事，如同目见一般，俺也用不着瞒了。俺父母早亡，有俩哥哥：大哥名叫石乾，二哥名叫石元。俺是父母晚年季子。大哥大嫂早年去世，遗下一个侄儿名叫石彪。二哥就只一个女儿，便是这个石瑛。父母死后，俺和侄儿石彪都全仗二哥教养。俺从小便拜山东有名的武师大刀金纯门下习武。二哥因为家贫，便出外谋生，到湖广辰州木行里，充当护籐的镖客，已有十来年了。俺这侄女随着他父亲习武，俺也时常到辰州去探探他父女俩。俺二嫂前四年才到辰州去。那时因为侄儿石彪在河南少林寺学艺，俺也跟着师傅，都不用照顾了，二嫂才去辰州的。却万料不到俺二嫂这一去，竟弄出俺家的血海沉冤来！”

“湖广辰州府是木料出产之地。每年的木籐也不知有多少，由洞庭湖出扬子江。却是不论大籐小籐，都得请籐客作法扎籐护送。要是得罪了籐客，他要你的籐散，却是不费吹灰之力。那些籐客，都有师傅传授，都会法术，湘河里没人不怕籐客，任你奢遮的好汉，也不敢得罪他们。就是和他们争论打官司，官府也得袒护他们三分。因此那些籐客便横行无忌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去年春天，有个姓陈的木客做寿。这陈木客虽是个经纪人，却是交情广阔，长江各码头都有人赶来拜寿。恰好这时有个苏州小班到了常德城里，陈木客便花重价将这班子雇了来，演戏宴客。班里有唱旦的小郎，名叫龚仲甫，脸儿长得原不错。一到辰州，就有个籐客龚介藩和他扭上了。俺二哥石元不知道他有个籐客老斗，在

陈家寿筵席上见着了，便也留情于他。过了一天，便到龚仲甫下处去玩耍。龚仲甫那兔崽子，见俺二哥手头挥霍，便又和俺二哥扭上了。过了几天，俺二哥才知道他是龚介藩的相好，且拜给龚介藩做干儿子。龚介藩的名儿，在辰州地方没人不知道他是个仗着箴客邪术，夺男劫女的恶棍。俺二哥本领虽是十分了得，却是不会邪术。这时既已搭上了龚仲甫，却又不甘心让缩，坏了自己的威名。这小郎也可煞作怪，偏偏的缠着俺二哥死也不愿离开，俺二哥便也不忍抛他。这带个小郎的事，天下皆是，原算不了蹊跷；不料龚介藩那厮硬功夫吃不下俺二哥，却暗下毒手，使邪法，将俺二哥两眼咒瞎了。

“俺这侄女虽是年轻，却是十分孝心。见老子被人暗害了，便立志要报仇。也没和他爹妈商量，便磨了两把好快刀，藏在身边。那日恰好龚介藩这贼刚扎好一架箴，喝得酩酊大醉，歪歪倒倒，打俺二哥下处的门前走过。俺侄女在门里瞅见，待他刚走过，便突出去，拔出两把刀来，一手握着一把，照定那贼背心，使尽气力，刺将下去。龚介藩那贼没防备，猛然着了这两刀，哎唷也没叫得一声，便倒地死了。俺侄女见大仇已报，连忙进来报知他爹妈。俺二哥一所，知道闯了大祸了，连忙叫俺二嫂收拾了些细软，打后门逃走了。

“箴教里得知龚介藩叫人刺杀了，见他死在石家门口，平素都知道石家和龚介藩是冤家，这不待言是石家做的了。他们箴客给人做翻了，要是不能报仇，可就太丢脸了。因此，他们也不报官，只使邪法来报仇。恰巧俺二嫂素来欢喜算命，因此他夫妇俩的生辰八字，有许多箴客算过，都能记

得，却是没人得知俺这侄女的生辰。他们便使邪法，设坛念咒。这时俺侄女方搀着他爹，挈着他妈，沿着河边乱逃，不料才逃到一日，老夫妇俩全病倒了。先时头痛眼昏，后来竟发狂发热，连亲生女儿都不认得。可怜俺这侄女勉强撑到一个山岩中，眼睁睁看着父母发狂，没法可想。如此不到三个时辰，老夫妇俩都狂死了。俺这侄女又急又恨，又是悲痛。这时又不敢向乡村中去乞讨，怕遇着那些籛客，只得将随身刀剑，就在山岩里掘了个坑，将他爹妈暂时掩埋，便翻身回到辰州，要给父母报仇。

“这时俺正和侄儿石彪俩护送陕西参政回湖广，原是想借此去会会哥嫂，不料俺和石彪侄儿到了辰州，正是俺这侄女刺死龚介藩的那一天。俺听了这讯，连忙出城向辰河下流追赶，想寻着俺哥嫂。侄儿也随着俺追赶。赶了一日，也不曾得个讯儿，便投乡店宿了。次日才起身，便见有个女子在山边小路上，走的很快。俺连忙赶去看时，正是俺这侄女石瑛。当时问明白了情由，便叫侄女去买了衣衾棺木，同侄女去重新装殓俩死的。完了事，便三人同到辰州，探了好几天，才探得俺哥嫂是龚介藩的师弟谢福兴咒杀的。那天夜里，俺领着侄女，去谢福兴家中杀了他一家。侄儿却去杀了龚仲甫那兔蛋，连夜逃出，到辰州府城，侄儿到长沙镖局里去了。俺因侄女不能在湖广耽搁，便护送她回北，路过此地。辰州籛客确利害，各码头全有人，这事他们断不会不知道。如今虽没遇着他们，只恐将来，不留心时，丧在他们手里。”

石亨说话时，石瑛已哭得如凝露桃花一般。徐季藩见她这般娇啼，更显得惹人怜爱。心中暗想：我不妨显些法术给

他俩看看，使他俩死心塌地跟随我去。想罢，只待石亨诉说完毕，便道：“贫道方才相上已经相出，两位一定有凶险，好得还有解救，故而遇着贫道。这也是两位将来要大贵，才有这般奇缘巧遇。如今据官人所说，一来是怕那些簪客挟恨报仇，使官府奈何官人和令侄女，这一层贫道有个善法，回头再说。第二是怕那些簪客使妖法来暗害。这一层有贫道在，自不须虑得。贫道自幼在茅山学道，习得九天雷霆大法，任凭如何利害的邪法妖术，都能镇治。官人若还不信时，贫道就可略施小技给官人 and 大姑娘解解闷。”

石亨听了大喜，方要答言，徐季藩已抬身起立，就在房中步罡念咒。一会儿，将袖掩面，口中仍是念着咒语。石瑛这时也忘了伤心，只凝神望着。一刹那，只见徐季藩微微的吼了一声，将袖甩下。石亨、石瑛都觉得两眼一花，再定睛看时，只见当中立定一蹲金盔金甲，手捧双剑，面目狰狞的神将。徐季藩却已跌坐在一朵云上，悬在空中，身披法衣，顶现圆光，十分庄严。吓得石亨叔侄以为活神仙下降，连忙倒身下拜，口称：“弟子不知真仙下降，多有冒渎，伏乞恕罪！”接着又拜求真仙救护。徐季藩乘此发话道：“你叔侄俩都有宿根，故而本真人特来救你们。只是一来本真人不能常在你们左右，二来若是你们的仇家向官府告诉，本真人便不好干与国法王章。如今恰好有玉虚真人座前大弟子，思凡投胎在燕王府中，现为二王子，将来有九五之尊。本真人特来呵护真命天子，你们不如投托在二王子门下，既可免官府的追杀，又可时常得本真人的庇佑。且是你们相貌大贵，将来二王子身登九五，你们便是佐命勋臣，这也是你们命中该有此际遇。只是你们投托王府之后，不可泄漏天机，若不慎

泄漏，必遭天谴。谨记！谨记！不可怠慢！你们须知天命所在，机遇不常，千万休要错过！”

石亨、石瑛叩头如捣蒜，诺诺连声叩谢仙恩。徐季藩又道：“你等不必再往北去，二王子明日便打此经过，你们只待驾到跪接，本真人随驾呵护，自当收录你们。我去了！”石亨、石瑛方磕头应谢，及至抬起头时，只见那神将欸的不见，徐季藩冉冉的由窗间升空而去。石亨、石瑛更加至心皈依，膜拜不止。一直拜到腰背不济了，才立起来。石亨满心欢喜的向石瑛道：“侄儿，这真是祖德宗功，天使得遇真仙。俺们只照着真仙的话做去，断不会错事的。”石瑛这时也心悦诚服，连连点头道：“叔父说的不差，俺们明天只在此恭候便了。”

徐季藩在捣鬼时，店家小二人等和出进家人，来来往往，都打走廊上经过，却是只见石亨、石瑛二人倒地礼拜，却不见什么神仙神将，只以为他们二人当空叩拜，许什么愿心。到后来，小二送灯到各房里，忽然不见了上房里的老道，以为是出外走动去了，便将房门带上，锁了。这是客人出外，店家的规矩，是怕客人有物件留在房中，无人时，遗失了大家不好。因此将门锁上，待客人回来时再开。如今还有这个规矩。致熄灯时，再去看时，仍不见那老道。小二诧异，出来告诉了掌柜的。掌柜的因为事忙，一时没向老道讨得房钱，听得小二说老道不见了，不免心中着慌，连忙到上房里看时，果是一间空房。满房查看了两遍，也没一点物件，情知老道走了，便忿骂小二：“不长眼睛！连个人走了也不知道！你要不得他的小钱，怎么不先讨他房钱？俺不管，只和你算帐，扣你工钱！”小二急时哭嚷道：“他一进

来，便到那边房里，和客人说话去了，俺怎好跟去讨钱咧？”

这一嚷，嚷得许多客人都出来看。石亨也出房来跟着众人问：“为什么事？”却有个瘦道人只立在一旁袖手冷笑。石亨闻得是店家为老道的房钱争吵，便连忙道：“你们休闹，这位道长是和俺一道的，他因有些事情，顺便看个朋友先走了，房钱向俺算便了。这原是俺不好，忘了向你们柜上说一声。”掌柜的见有人认帐，便没话说，小二也不争嚷了，众客人都回房去。石亨便叫掌柜的同回房取钱，掌柜的一面嘴里说着：“爷别忙，这算不了什么。”一面却紧跟着石亨走。那瘦道人却仍袖手闲立着。石亨领着掌柜的打他跟前走过时，那道人忽自言自语道：“居士贵人，怎打诳语？”石亨听了这话，想起方才对掌柜的话，直羞得齐耳通红。那道人也不理他，径自去了。

石亨回房取了六分银子给掌柜的，掌柜的见此房钱还多了一分，喜出望外，谢了又谢，又问茶问水，巴结了一会。临走，还将油灯掺起了些，才满口阿谀的去了。石亨想着那瘦道人的两句话，暗想：先时真仙和俺说话时，谅来凡人不能听得，要不岂有全店的人没一个得知的？他们都和没事人一般，谅来是不曾知道。却是这瘦道人冷言冷语，实是对俺讥讽，他怎么会知道咧？……哦！……他是和真仙一道的么？……怎的真仙却独自走了呢？……他既能知道真仙的事，谅来他必也是个神仙，俺连遇神仙，总算红运当顶，俺岂可当面错过？只今便去寻他去！想罢，便起身出房。

正要去寻问那瘦道人，忽听得石瑛在里间叫唤，只得回身到里间来，问石瑛：“有甚事？”石瑛道：“俺想着明日投

托二王子，虽是神仙吩咐，却不知二王子肯不肯收？要是竟然不理，便怎样？就是收留，叔叔是个男子，自可在他们门下图个出身。似俺女孩儿家，却怎么处？俺想来想去，不得个计较，因此向叔叔讨个主意。”石亨答道：“他不收留时，俺们仍是原来的主意，回到家乡再说。……却是你是个女孩子，真有些为难。”说罢，满面含愁。石瑛更是神志若痴，凝想不语。半晌，石亨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俺有一句话，却是不好说的。如今事到如此，不能不说了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如若二王子明日肯收留时，你就到他王府里去，能够做个内护院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要是二王子肯收你做个妃嫔，也强似嫁在乡村穷人家。俺想神仙叫俺们投托二王子，谅来其中定有一段姻缘。你想那神仙既特来指点俺叔侄，他难道不知道你是个女孩子有为难处么？一定是你的缘分在此。也是俺石家祖宗有德，你父母有灵，才有这般机遇，俺做叔叔的也有光彩。许多僧道相士说俺有贵相，说不定还是由此出身啦。你如今虽孝服在身，却是在大难之中，只要投托得个庇护的人，也不得不从权了。况是神仙指示，谅来不会错的。”

原来石瑛心中本来想着：似俺这般人物，这般本领，父母俱亡，谁与俺作主？如今神仙叫俺叔侄俩去投托二王子，仗着俺容貌武功，谅来二王子没个不欢喜的。……神仙说他将来有天子之分，俺凭本领帮他夺得天下，岂不是有皇后娘娘之分？那神仙说不定是因为俺有皇后之分，才特来指点的。……想到这里，满心畅快，恍惚立刻就是皇后一般，周身百骸，如酒醉一般。忽一转念，话虽如此，俺如今父母俱亡，俺和谁去说？且是三叔虽和俺一样的年纪，不知他意下

如何？……且待俺设法来探他一探。想着便叫石亨进里间来。

及至听得石亨说那一篇话，真是“先得我心”，不觉暗自狂喜，却不好意思回答，只低头含笑，搭讪着说道：“只不知那位神仙是什么法号，不曾问得，若知道时，将来得了好处，也好礼拜供奉，略表寸心。”石亨知她心意已肯，便随便答道：“那位神仙见面时不是说道号非非道人么？要知他真名号时，他原说随护二王子，将来俺们在二王子处，还怕不得知么。”石瑛也不再言语。石亨经他这一商量，却把个去寻那瘦道人的事，全忘了。又说些闲话，商量了一会明日见二王子时的言语仪节。石亨便仍回到外间来睡了。石瑛这一夜想入非非，竟睡不着。

天色微明，石瑛便隔房叫醒石亨，起来收拾洗梳完毕。石瑛便到外间来坐下，和石亨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说些时。待店家小二去买了点心来吃了。石瑛便催着石亨穿戴好，向店家讨个红帖，借笔墨写了，同到官驿门前等候着。

等了一个时辰，也不见影响。石瑛十分烦闷，石亨只在大路上踱来踱去。路上来往行人见他二人这般模样，都暗自好笑，他二人也不觉着。又等了约莫半个时辰，忽见南头大路上尘头大起，似有一大簇人马滚滚而来。待得略近，二人定睛看时，已见一对对的材官、宫监骤马而来。石瑛便催石亨到大路上去候着。见当先一骑快马如飞而来，直冲进驿内，口中连喊“到了！到了！”接着便见驿官全身冠带，圆领乌纱，领着吏役人等齐到大路上来。再看那来的戈斧丛中，三辆四马黄挡车，旁边各有四个猛士，四个宫监拥簇着，连辇而来。到了驿前路上，只见驿官等一行人一齐跪

下，口中高唱职名。早有先导宫监，大喝一声：“上去！”接着便见那些材官、猛士将马一带，一对对相对而立。排成一条夹道，让那三辆车儿从中而过。

石亨、石瑛待那三辆车儿来到街头，方要近前时，却被两边猛士，举鞭乱抽，不得近前，只得退到驿门口来，向那三辆车中细看时，却见头一辆绣帘微启，车中端然坐着一个圆脸大口的王子。再向第二辆车望时，却是车帘高挑，辕上坐着一个老道，正是他二人昨日所见的活神仙非非道人。二人满心欢喜，又见车中坐着个高颧方腮的王子，方在探头望外，四面乱瞧。二人便想闯到车前去，却又搁不住那猛士的皮鞭。正在为难，只见非非道人向他二人招手，一面向猛士摇手止住，二人方得近前。

来到车前，叔侄二人一齐跪下叩见。朱高煦忙叫宫监扶起，并说：“请进驿中相见。”二人谢了起身，便见三辆车儿挨次进驿去了。二人闪在一边，让仪仗先进驿门。方在等候，忽听得耳边有人长叹一声，忙回头看时，石亨早见昨夜所见的那个瘦道人，远远立在北头街口，正在摇头叹息，那声音却似正在耳边一般。石亨心中一惊，方要赶过去和那瘦道人打话，却被石瑛唤他同进驿去，只得回头同石瑛两个进了官驿，向材官投帖。

那材官便是双鞭韦弘，已知石亨、石瑛是王子叫他进来相见的，不敢讨门包，便引二人直到官厅上待着。韦弘持帖进去，不一会，便见四个猛士、四个宫监拥着朱高煦，面上满面风尘，尚不曾盥洗，便走进官厅来。石亨忙抢前一步，跪下叩头。石瑛也随跪在后。朱高煦忙叫猛士扶起石亨，宫监搀起石瑛。

石亨起来立在下面，石瑛站在他叔叔后面。朱高煦当中坐下，叫宫监看坐。二人不肯坐。朱高煦再三叫坐，二人才谢过斜签着坐下，石亨十分欣喜，以为二王子这般礼贤下士，此来必有好处。石瑛见朱高煦对自己和颜悦色，十分谦虚，心中不觉摇荡起来。朱高煦待二人坐定，便问二人：“从何处来？”石亨答道：“小的自湖广回乡，路过此地。”朱高煦道：“闻得徐季藩法师说你二人本领十分了得，我这里正缺护从，你二人可肯留在府中充当护卫？”石亨连忙站起来回道：“小的草莽子民，理当伺候殿下，只恐本领不济，辜负殿下栽培的鸿恩。”

正说间，徐季藩大摇大摆来到厅上，朱高煦起身相迎。石亨、石瑛忙起身叩见。徐季藩向朱高煦稽首告坐。朱高煦又叫石亨、石瑛坐下。朱高煦便将要留他二人做护卫的意思，向徐季藩说了。徐季藩点头道：“我看他俩骨气非凡，得殿下成全，自是他俩的福气。”朱高煦便对石亨道：“我派你做个指挥，管领这些猛士，平时随我出入护持，算我个亲信护卫，你可愿意？”石亨听了，连忙起身，向朱高煦叩头谢恩。朱高煦便叫宫监：“去取那两副雁翎甲来。”又回头对石瑛道：“如今本藩多事，常有些不轨之徒，前来寻事，我派你做个内护院何如？”石瑛听了，也立起身来，向朱高煦盈盈下拜，口称：“谢殿下的恩典！”朱高煦见他柳腰微折，叩下头去，现出背上一络乌油般的秀发，兼之莺声啾啾，如弄晓晴，不觉意醉神畅，心花怒放，忙叫宫监搀起。石瑛起身，又同石亨俩重新向徐季藩拜过，方才告过坐坐下。

一霎时，见四个宫监抬出两口甲箱来。朱高煦叫先打开

一口，只见银光耀目，不可逼视。朱高煦便叫石亨当厅披挂起来。石亨原来生得英挺，这时，头戴烂银嵌玉镂花护耳盔，身披烂银碎叶镂花雁翎甲，系着一条白丝巾结鸾带，当胸披着明月般一个护心镜，加上他原来着的白缎虎头靴，白缎绣花甩裆马裤，衬着他两张粉白面孔，真越显得雪人儿一般，英姿飒飒，仪态万方。朱高煦和徐季藩齐声赞好，石亨便向上打恭称谢。朱高煦又叫打开那一口箱来，却也是一副雁翎甲，和那一副一般的花纹，只是黄金色的女甲，另外还多一双凤头叠金丝女鞋，一对双股剑。朱高煦便向石瑛道：“这副甲和剑都给你吧。”石瑛连忙道谢。

朱高煦叫宫监、猛士分领二人去安置，便起身进内去了。徐季藩领二人会见了众材官猛士，叫人去店里将二人的行李取来，又吩咐驿站上预备牲口。才引二人到自己房中坐下。便向石亨道：“这两副甲，是广东巧匠制成。巡按御史甄斐仁知道二王子好武，特地将来孝敬二王子的。那剑更是安南国进贡的东西。两样东西都是二王子心爱的，如今赐给你俩才见面的人，总算十分宠信你俩，你俩休要忘记这般特恩才好。”石亨、石瑛连忙答应齐说：“这全仗真人嘘拂！弟子们无以为报，就今日拜在真人门下，作个沐恩弟子，终身听从恩师使唤。”说罢，便跪下拜了四拜。徐季藩也不谦让，只回了半礼。

一会儿，有个宫监来传石瑛，石瑛辞了徐季藩随宫监进去了。徐季藩便领石亨拣选马匹。拣了多时，只得卫士队里两骑白马，还雄骏可骑，其余的都是些差马，只个大好看不中用。选定之后，便换了鞍辔听用。将驿站上送来的两骑差马补了缺，徐季藩又带石亨去选长兵器，择来选去，没称手

的。徐季藩便叫将二王子使的钩镰枪抬来，石亨接过后，颠了一颠，约莫有五六十斤，丢了几个解数，虽觉轻些，将就可用了。便道：“这家伙还顺手能使。”徐季藩答道：“二王子现在使不着，你就带着上路吧，回头我代你禀告二王子便了。”石亨谢了。徐季藩回房，石亨自有众猛士接去下处安置。

饭时，有宫监送出十多样菜。二壶玉露酒，给石亨吃喝。石亨便请同事的大家围坐吃喝个醉饱。看看天色已过下午，却不见传话起程。一直到晚也没见些动静，却只见大王子和三王子的从人唧唧喳喳似乎是埋怨无故耽搁，不知何时到得北平。石亨不知就里，向同事打听时，却都含笑摇头，回说不知道。看看暮色深沉，将近起更，许多同事都出去玩耍，在家的便收拾睡觉。石亨初来，不敢出去，且是没见侄女出来，外面也不见给他侄女预备住房，心中疑惑，只在天井周围踱来踱去，心里胡思乱想。

渐渐已是二鼓过后，出去玩耍的也都回来了，大家都拾掇睡觉。石亨心挂侄女，却又不好问得。看那些猛士、材官都不甚看得自己起，全无一点敬意。暗想：二王子要俺管领这班人，他们这般轻视，俺得显些本领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。想着，便也坐在炕上，斜倚着等待侄女。不料这一天上下应酬十分劳倦，坐没多久，便沉沉睡去了。一觉醒来，已是东方发白，人声嘈杂。忙下炕出房，洗盥拾掇了，便到厅上来。忽见石瑛已全身披挂，腰佩双剑，昂然立在厅上，越显得眉黛生光，精神饱满。百亨便问她：“夜来怎不见？”石瑛双颊微红道：“和驿丞的家小同住。”石亨心中明白，便不再问。石瑛道：“叔叔！俺们的牲口咧？可曾预备呀？”

石亨点头道：“昨日就预备好了。”

正说着，只听得里面一声传“起。”便见一个宫监，飞步而出，高叫：“起驾！传伺候！”接着便听得咣咣的传点声响。卫士们喳喳的脚步声和马嘶声，车轮辘辘声，杂然并作，却是绝不见有人声喧哗。石亨便忙回房绰起钩镰枪，去到槽头将两匹马都牵了出来，交了一匹给石瑛。方要出门，便见材官、猛士一对对出来，石亨便问石瑛道：“你怎样呀？”石瑛道：“二王子叫俺押后。”石亨便不言语，忙押着猛士队出门，排列道旁。那驿丞早率领合驿吏役人等立在道旁等候跪送。

石亨方在排列道子，猛然见那个瘦道人立在街外田塍上。想要去和他说话，无奈职事在身，不敢离开。一霎时，石瑛乘马而出。那瘦道人看见石瑛大笑三声，如鹤唳长空一般，那声音直震刺耳鼓。笑罢，又大叹一声，掉头竟去，顷刻便不见了。石瑛也觉奇怪。却因朱高煦的车驾随后出门，便抖擞精神，作为没听见，跃马向西走了几步，再带回马来，向北立着。让三辆车子上了大道，才上前跟在朱高煦车后行走。石亨便领着护卫仪仗，当先开导。

一路无话。行了两日，已到一座山下。石亨正向前行，只听得一声弓弦响，接着便见前面树林中，一连放起三支响箭，唿！唿！唿！冲天直上。石亨知道三箭齐放，是绿林中最紧急的号箭。便连忙勒住了马，绰枪等待。一面喝叫众猛士排开队伍，休要惊慌。正在布置，又听得后面喊声大起。回头看时，原来是后面大路两旁枣林内，隐着许多旌旗戈戟。石亨知道不是好开交得的，便将车仗约退，振奋精神驱马向前，却仍不见动静。